

古今香港系列 梁 濤主編

新界風物與民情

邱 東著



【新界】

一八九八

年，英國

政府以

港九地

區不敷

用為由，向

清政府租

借深圳河

以南並各

大小島嶼

等地，

以九十九

年為期，

名之為「



K296/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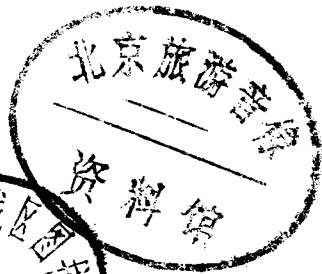
梁濤主編

古·今·香·港·系·列

新界風物與民情

邱東遺著 曾憲冠整理

K296/10



● 古今香港系列

策 劃：潘耀明
鄭德華

● 新界風物與民情

責任編輯：曾憲冠
裝幀設計：阿 奇

202

書 名 新界風物與民情 (古今香港系列)
作 者 邱 東
整 理 曾憲冠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嘉業街十號12樓
版 次 1992年1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32開(121×184mm)216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04·0970·1
© 1992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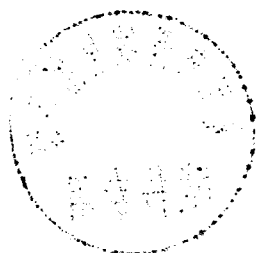


●“古今香港系列”編輯委員會

主編：梁 濤

編委：(按姓氏筆劃排序)

尹耀全	朱維德	何守信	李志剛
吳倫寬	余慕雲	冼玉儀	林秉輝
科大衛	梁沛錦	張 徹	楊國雄
盧國沾	鍾景輝	簡而清	霍啓昌



《古今香港系列》總序

自從“香港學”作為研究香港的歷史、政治、經濟、地理、文化、教育及風俗等專門學問被提出來之後，旋即引起香港和海內外文化學術界的重視。從實際情況來看，不少香港市民雖然生於斯、長於斯，但對此間社會各方面的演變缺乏應有的認識。“香港學”的異軍突起，相信會有助於促進香港市民關心自己的社會，瞭解自己的社會。

迄今為止，有關香港社會各個領域的研究，用各種不同形式去開拓的範圍已頗為寬廣。其中，有的是追溯開埠前的香港前代歷史，有的是探討百多年來香港某個方面的發展軌迹，有的是評述香港的現狀和預測未來的前景。其他如地方掌故、街道命名、風土人情，等等，均見有專題介紹。可以說，不管論者採取的是何種角度，是宏觀還是微觀，研究的項目確實是多彩多姿的。

“香港學”既然已經成為研究香港社會的一門學問，出版界便有必要與致力於這方面研究的學人攜手，共同為搜集、整理和積累香港的地方史料而努力。多年來，香港學者在各個領域所進行的專題研究，其成績是應予肯定的。倘若我們能夠將這些研究成果，有系統地結集出版，這對於從事“香港學”研究工作，以及有興趣瞭解香港社會的本港和海外讀者，無疑會帶來或多或少的助益。

香港三聯書店有計劃地出版《古今香港系列》，正是

港社會相干，但取捨的準則，則考慮以香港人所關注，或以對本地產生過相當影響的人、事、物為主。至於每種選題均由一位作者作出全面的撰述，這樣的處理是過往類似的叢書所少有的。儘管在編寫、出版過程中不免會遇上困難，但我們仍樂意嘗試走出新的一步。

此外，這套叢書邀請了十六位資深的香港學研究工作者及在本身行業中有豐富經驗和出色表現的人士，組成編輯委員會，彼此交換心得，集思廣益，力圖使整套讀物從選題、內容到形式，均達到較完善的境地。

《古今香港系列》是一套普及性的知識讀物，為適應讀者的需要，行文力求通俗易懂，生動活潑，取材既有資料性，又具趣味性。總而言之，這套叢書的出版，希冀能予香港史研究者提供有用的參考資料，對“香港學”的健康發展，起到拋磚引玉的推動作用；同時，亦為香港和海內外讀者瞭解香港今昔面貌帶來一系列多元化的知識。

應當指出，這套叢書中各種選題所作的闡述和探討，並非等於絕對的定論，其中亦可能存在不足之處，希望行家和廣大讀者給予指正。謝謝大家的愛護和支持！

梁 濤

1988年3月1日

前 言

本書作者邱東先生是新界原居民，他的故鄉是樟樹灘。他數十年來為新界原居民爭取權益，熱心為鄉梓服務。在新界，很多人都稱他做東叔。東叔常常不畏權勢，代表鄉人說話；同時又樂於為鄉人排難解紛。無論新界的北區、東區或西區，沒有人不認識東叔的。

東叔平時不遺餘力地研究新界各鄉村的歷史，又喜歡研究新界各地區的風物，探討各處鄉村的風土人情，寫了很多文章在香港各大報章發表，而且都是刊登於“新界版”上。本港很多研究新界問題的學者，都視他為“新界學”的權威，常常向他請教。

可惜得很，邱東先生已於年前去世，他遺下一大堆文稿，都是極珍貴而有價值的。當新界鄉親在公祭他的時候，大埔政務處在公祭致詞時，對邱東先生生前為鄉梓服務的精神，備極讚揚，並希望有心人能夠將他的遺作結集出版，以紀念這位熱心服務鄉梓及研究新界民情風物的東叔。

《新界風物與民情》，就是在東叔遺下的文稿中選出一部分而編成的。讀者可以從書中的內容，認識東叔的確是一位熱愛香港和熱愛新界的人，也看得出他是一位極風趣的工作者，同時也是一位對新界各處鄉村史地

作過研究工夫的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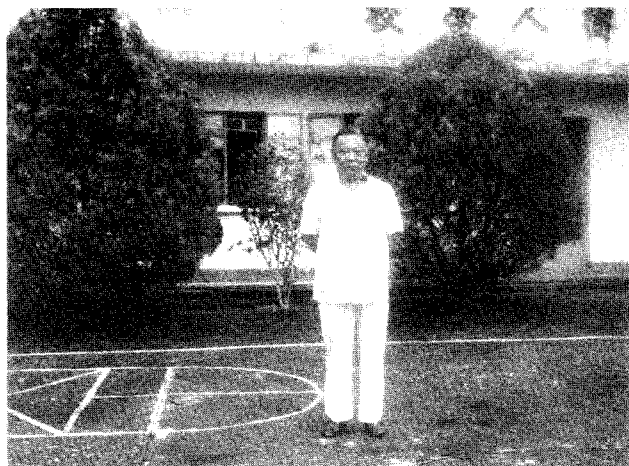
書中對新界原居民的定義作了詳細的解釋，對於我們常到各鄉村參觀各種祠堂，書中也特別指出祠堂有多種，也解釋為什麼有些祠堂稱宗祠，有些則稱某某堂。這些內容，都是我們完全不知道的。同時，新界仍有很多墟市，例如聯和墟，大埔又有新墟和舊墟之分，這些墟市的形成，都是有段耐人尋味的掌故的。

本書談及的鄉村史，包括西貢區、沙田、大埔、錦田、林村、元朗、荃灣以及塔門島等。我們在他的遺作中，特別選出一批有關新界鄉村時節和風俗的研究文章，輯為一專章，作系統性的編排，從賀舊曆新年開始，按月令和節令逐一編入。其中一篇談及清明掃墓，解釋墳與墓的分別，可見他對這方面的課題作過很深入的研究工作。

謹以本書獻給東叔在天之靈！

梁 濤

1991年8月28日



作者邱東先生遺照。背景爲大埔樟樹灘樹人學校。

一. 住民和土地



青衣島鄧氏宗祠(1988)

原居民的證據

關於如何能證明新界原居民之身份，相信除族譜、廟宇、祠堂和碑文完整之祖墳外，就別無他法。

近期閱報得悉，新界青衣島有一戶村民，自稱是原居民，但無法證明其身份，故得不到原居民應有權益（搬村補償），他們用盡千方百計，也得不到當局信任。

在山窮水盡之下，他們作出最後一拼，甘受不肖子孫之罪名，實行掘其祖宗山墳，用“熱釋光”化驗其祖先骸骨，以證明其祖先之年齡，再由年齡推算年代。

如果其祖先骸骨驗明已超過一百年，同時也得到鄰村長老證明附近某地早年有村莊存在、居民之姓氏為何、有幾戶人家，如此，相信當局就不能不承認，也不由它不認。但不知何故，此法竟被當局拒絕，後果如何，有待下回分解。

此乃一般新界人早年疏忽，而現代之青年只知銀紙好，不識祖宗根之過也。

一本編得完善之族譜，必將其歷代祖宗有功名者記錄下來，若有分支分脈，也必寫明原籍何鄉，由第幾祖某公分脈而來、上一代祖墳何處、其方向與地形等。

至於新界人之祖墳，若於清代中葉安置者，必重視碑文。而用作刻碑之石有兩種，一是就地取材之山石，

一是由大陸運來之墨石。常見之碑文，第一段爲小引，說明該墳坐落之地方、該墳之象形等，正中直落一行，是葬者之姓名，一般多是“清顯考某公某某府君之墓”之類。寫法必須按生老病死苦的順序，不可胡亂而寫。下款多數是子孫名字，如子孫衆多，則寫幾大房子孫同祀，最後就是年月日吉旦。以上是一般碑文格式，或有因風水局限而改變形式者則例外也。

族譜與祖墳成爲一般新界原居民身份之有力證據，另一有效證據，相信就是村中之神廟。有村必有廟，以保人口平安，而創建神廟必有碑記。碑記上開頭一段，多數是對神明歌功頌德之文章、建廟年份日期、村中值理人之名字等。如村中姓氏衆多，也會將各姓之值理人姓名刻於碑上，所以若在二百年內，也可追查上溯，是建村年份之鐵證也。

新界祠堂，除鄧廖侯文彭五大家族的較具規模外，其他都是普通貨色而已，而且建祠年份多數無可稽查，因其無碑之故也。若要強加分析，只有觀其建築材料，當時一般建築材料，只有青磚與灰沙等，其構造全是古色古香，其屋頂必有迴紋，四角有“鰲頭獨佔”之鰲魚，還有“金龍戲珠”、“獅子滾球”，屋內壁畫多繪上鳳尾圖案、蝙蝠、八仙弈棋、四書五經、花開富貴等等。如有以上各種圖案，起碼都超越百年歷史，以此作爲證據，則原居民之身份，決無“走鷄”矣。

浮動的原居民

昔日，大埔元洲仔之鶴佬人以浮家泛宅居多，但彼等雖無村莊及一分土地，當局却半公開地承認其為原居民。

二次大戰後，新界各鄉村均有村代表，鶴佬人一樣有。就元洲仔而言，就有村代表三人，他們迄今已有數十年經驗，經常協助居民辦事。元洲仔雖無村，但却有村代表，而且有權擁有喪葬山地，只無權享受丁屋而已。

至於三門仔又如何？三門仔也有村代表，其中一位是大埔鄉事委員會執行委員。彼等生活比元洲仔居民較好，有政府協助建成之平房居住，有車路直到門前。三門仔有學校，有基督教堂，有海鮮酒家，有碼頭泊船。前是三門仔，後是鹽田仔，均有魚排養魚，一般青少年生活較正常，較少罪案發生。

元洲仔與三門仔各村代表，其職責與各鄉村之村代表無異，也是為人民服務，“上官落府”義不容辭，還要任勞任怨，出錢出力。

據說，三門仔何氏的遠祖是從內陸遷移而來的，生下三子，都從事漁業，但各居一方，有居於沙頭角之吉澳，有居於赤門海峽之塔門，還有一支居於三門仔。其遠祖則葬於塔門漁民新村後山，墓碑完整，還有族譜保

存。

據稱自其葬於塔門之太公迄今，已有十二傳，三村共有男丁約一千二百人，女丁包括婦女在內約有七百餘人。三村之村民，近年已較少出海捕魚，而多數轉做魚排養魚行業，年青輩也到市區工作，有資本者轉投商業行列，各有其志。

現在之三門仔是從白沙頭洲附近舊有的三門仔遷村而來的，其位置在船灣淡水湖之溢水堤內。該堤是一長形小島，近黃麋坳有一入口，近牛環度也有一入口，而對面山豬排另有一入口，於是變成三個門口，因而得名。昔日雖是小小漁村，但村內却有一間政府津貼小學，有藍球場及小商店，村民除出海捕魚外，還在村內醃曬鹹魚，過着優悠生活。

後來政府闢建船灣淡水湖，收回三門仔海陸各地，於是舊三門仔全部漁民，就在1966年間遷來高排篤開村建屋，仍用舊村三門仔原名，以示不忘其本也。

祖、堂、會的分別

新界原居民太公嘗產有“祖”與“堂”之區別，1905年後，凡在新界田土司登記註冊而獲得地契（執照）者，多用其首先到新界開村之祖先名義登記，俗稱為“落擔祖”。

何謂“落擔祖”？即到此落居之第一人也。彼等從大陸南移至此時，多是挑着行李而來，行至一處，認為可以安居，就將擔挑放下，蓋搭茅屋，開墾田地，開枝散葉而成村。可靠之證據，就是族譜與祖墳風水碑記，而祖嘗之登記註冊者，也是該姓立村於新界之第一人。凡是該祖之後裔，都有權享受其物業，一般新界人稱為“太大衆”。此是“×××祖”名稱之來源。

至於新界祖嘗用“堂”名登記註冊者，就是“落擔祖”之子孫另起爐竈，分支他村發展，新界原居民稱之為“私權”，即私房也。如初到新界之祖先有五子，長子稱為大房或長房，次子為二房，餘此類推。此五子如各有產業，擬保留作為嘗產，則多以“×××堂”名稱登記。

“堂”名之產業，只是一房人有份享受，其他房人均無權過問，於是就產生“祖”與“堂”之區別。

凡“祖”或“堂”之物業，在登記註冊時是設有司